

李健：迷茫时，就去寻找生活的乐趣

◎陈远娟（转载）

1974 年出生的李健坦言，除了爱情，他的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事值得思考，其中就有生活与梦想，以及各个阶段的迷茫。

他认为，其实每个人都在诗意地活着，如果不诗意，你都没法儿生存。说白了，这个年代，一定要认知已有的生活，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，这种方式是思想上的，也是行动上的。



很多人说，谈论青春是非常危险的，容易流于心灵鸡汤。其实，还有一种危险的情况，谈论青春会引起误会，一般青春已逝的人会谈论青春，可我还没有。我的青春没有逝去。

我所认为的青春并不是指年轻，而是有一个很好的状态。现在很多年长的企业家去爬山，做一些年轻人做的事情，他们就很青春。又比如，村上春树的书中有很多细腻的情感描写，足见他有一颗敏感的心。不仅如此，他养猫、听音乐，可见他现在的状态和大学时代差不太多，他这种状态很好，也是一种青春。

青年时代容易迷茫，但迷茫是自我认知的开始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基本没有太多的想法，真正迷茫是在来清华之后，那时我才开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乐趣——唱歌。但寻找乐趣的途中充满了疑惑与困顿，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考虑过出国，也畅想着生活的蓝图，但后来，我发现在清华这样高手如云的地方，人的天赋差距很大，出国不是我的唯一选择，而且光靠努力不是完全有用的。

因此，每当我迷茫或遇到挫折时，总会找一些我所拥有的其他东西安慰自己，类似于唱歌，可能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好像没有什么比唱歌更合适了。享受乐趣的同时认识了一些校园歌星，和一些野生的音乐家，让我很窃喜。

但我大学时也怀疑过自己，写这么多歌有什么用呢？但后来恰恰是这些作品，给了我逐渐的自信。大学的后几年，我在迷茫中不断探寻着乐趣，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每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热爱的生活，拥有很多乐趣，热爱生活从而寻找乐趣，拥有了乐趣从而热爱生活，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
在我的乐趣成为我的职业和自我依靠之前，我到广电总局工作了几年，那时候的很多苦闷都是通过弹琴和锻炼身体等乐趣消减掉了。但当乐趣真的成为职业——成为歌手后，我也有一段所谓的沉默时期。当时很多人为我担忧，但我拥有自我安慰的方法，生活里的小乐趣消减了我的压力，是我最好的支撑。如果没有这些乐趣，沉默期的我可能愁苦又焦虑，不会有做音乐所需的纯粹和专注，也许很难沉下心来写一首歌。

想起当年，我和卢庚戌弹琴时，他问我：“李健，你有钱想干什么？”我说我有钱想去秀水买衣服，买高领毛衣和皮靴，我还要买 CD 机——这些幻想给我



很多快乐。后来我有了听友，我幻想在北展、工体开演唱会。后来，当这些幻想实现的时候，那就是生活的馈赠。

可以说，我的乐趣一直是我的支撑。我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住了五年，我受够了北京的冬天，它的冷总让我感到无甚善意。但生活里的小乐趣能够驱走寒意。比方说，在四合院里我弄一个小锅炉，研究一下锅炉的运作方式；再研究一下水泵，看看如何将水泵放在水管里。这些东西看似无聊，但研究的过程中，屋子渐渐暖和起来，寒意渐渐消散，北京的冬天似乎也有些美好了。

在最冷的时候，我也会写一些抗拒寒冷的歌曲，我写过一首歌叫《温暖》，多年以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这首歌，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住的地方太冷了，温暖是我当时的渴求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生活，生活艺术家是真正的艺术家。

在这个大时代里，每个人一生短暂，个人生活的经营似乎显得尤为重要。我想每个人真正的乐趣并不会太多，但要看重它，要对之经营和投入，尽量把它培养成更大的乐趣。我一直都看重自己的乐趣，可能也是因为悉心地经营，才会让我成为一个歌手吧。作为歌手，我是这样经营自己的乐趣的，比如：我给自己定了一把吉他，但是它需要很久才到，这段时间支撑我的就是这个吉他。当我演出累了，有烦恼了，我会想想过些日子我的琴就要到了，就释然了。



我们都会羡慕那些把自己生活经营得津津乐道的人，在我看来，这些人都有着青春的状态和属于自己的乐趣，因为即使他们深陷困境，所拥有的青春状态和对乐趣的探寻都会减轻他们所经历的苦痛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年岁的增长会磨灭这样的状态与乐趣。我曾唱过《当你老了》，其实我觉得老了并不可怕，在我看来，最可怕的是老无所依——精神上没有了依靠。

我还赖在青春里不走，只有在青春里才能体会到乐趣。借用凯鲁亚克的一句话来说，便是“愿我们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”